

宋刊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穀梁一

本宋刊十三經注疏附錄記
卷一

重刊宋本穀梁
注疏附按甚力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寬有校

中華
民國
丙寅
年夏
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其傳則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俛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

案此注在隱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條下

此傳定公卽

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旣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

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旣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已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

佺爲商鞅之師鞅旣誅佺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

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

二家經十一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范甯集解乃併經注之

疑卽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條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

別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考劉向說苑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

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經文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向有此讀

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一條曹伯廬

卒于師一條天王殺其弟佖夫一條皆冠以傳曰字惟桓王一條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甯以傳附經之時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元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削除未盡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載門生故吏子弟之說各列其名故曰集解晉書本傳稱甯此書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今考書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士勛始末不可考孔穎達左傳正義序稱與故四門博士楊士勛參定則亦貞觀中人其書不及穎達書之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旣乏憑藉之資又左傳成於衆手此書出於此人復鮮佐助之力詳略殊觀固其宜也其疏長狄眉見於軾一條連綴於身橫九畝句下與注相離蓋邢昺刊正之時又多失其原第亦不盡士勛之舊矣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序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

春秋穀梁傳序

疏

釋曰此題諸本文多不同晉宋古文多云春秋穀梁傳序俗本亦有直

其文題名不可單舉又此序末云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故今依上題焉此序大畧凡有三段第一段自周道衰陵盡莫善於春秋釋仲尼修春秋所由及始隱終麟之意夫聖哲在上動必合宜而直臣良史克施有政故能使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洎乎周德既衰彛倫失序居上者無所懲艾處下者信意愛憎致令九有之存唯祭與號入表之俗或狄或戎故仲尼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隱終麟范自具焉第二自春秋之傳有三盡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釋三傳所起及是非得失仲尼卒而微言絕秦正起而書記亡其春秋之書異端競起遂有鄒氏夾氏左氏公羊穀梁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左氏者左丘明與聖同恥恐諸弟子各安其意爲經作傳故曰左氏傳其傳之者有張蒼賈誼張禹翟方進賈逵服虔之徒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得立公羊子名高齊人受經於子夏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是也爲經作傳故曰公羊傳其傳之者有胡毋子都董仲舒嚴彭祖之類其道盛於漢武帝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於世然則三家之傳是非無取自漢以來廢興由於好惡而已故鄭立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是先儒同遵之義也言左氏善於禮者謂朝聘會盟祭祀田獵之屬不違周典是也公羊善於識者謂黜周王魯及龍門之戰等是也穀梁善於經者謂大夫曰卒諱莫如深之類是也其三傳是非序文自具第三自升平之末盡穀梁傳集解釋已注述之意并序集解之人案晉書范甯字武子順陽縣人爲豫章太守父名注長子名泰字伯倫中子名雍字仲倫小子名凱字季倫其從弟則注云邵曰是也言先君則父注是也以傳穀梁者雖多妄引三傳辭理典據不足可觀故與門徒商畧名例傳示同異也所云名例者即范氏所據別爲畧例一百餘條是也其春秋及經傳之名在後別釋謂之序者序述經傳之旨并明已注作之意也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

○乾其連反天紐女久反

禮壞樂崩彝倫攸斁

○彝倫以之反彝常倫理也攸斁丁

故反字書

弑逆篡盜者國有

○弑申志反又作殺音同篡盜初患反爾雅云取也

淫縱破義者比肩

○淫縱子用反

昔周至比肩○釋曰仲尼之脩春秋因衰亂而作故序先述周道衰也云昔者范氏晉世之人仰追周代故曰昔云周道衰陵者總述幽厲以來也指衰極言之則平桓之世也知者幽厲雖則失道名器未失詩猶入雅平王東遷之後下同於國風政教所被纔及郊畿仲尼修春秋以平王為始知衰極是平桓也衰陵謂衰弱陵遲云乾綱者乾為陽喻天子坤為陰喻諸侯天子總統萬物若綱之紀衆紐故曰乾綱云絕紐者紐是連繫之辭故昭十三年左傳云再拜皆厭紐玉藻云紐約用組諸侯背叛四海分崩若紐之絕故曰絕紐云禮壞樂崩者通言之耳知非樂是陽故以崩言之禮是陰故以壞言之者正以詩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明知通矣云彝倫攸斁者尚書洪範文也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禮樂崩壞故常道所以敗也弑謂臣弑君逆謂

子弑父篡謂以庶奪正盜即哀

四年傳云春秋有三盜是也

是以妖災因釁而作

○釁許斬反

民俗染化而遷陰陽

為之愆度

○為之于偽反下同

七耀為之盈縮

○縮所六反

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

○疵才斯反厲音例又作厲

疏

是以至疵厲○釋曰宣十五年左傳云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是妖災因釁而起也云陰陽愆度者謂冬溫夏寒失其節度

云七耀盈縮者謂日月薄食若晦食則是月行疾食朔與二日是月行遲又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朏則侯王其恭側匿則侯王其肅是由君行使之然也五星亦有遲疾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也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五星者即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是也云川岳崩竭

者謂周語云幽王之時二川震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岳是山之類即梁山沙鹿崩是也云鬼神疵厲者舊解以為鬼神即宗廟是也疵厲謂災變也言人棄常制致宗廟之災

即桓宮新宮災是也今以為鬼神為之疵厲即國語云杜伯射宣王於鎬左傳云伯有之鬼為厲是也

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

○缺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

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

○扈音戶諷方鳳反又作風

夫

駒之詩賦

疏 故父至詩賦。釋曰：今范引此者，即周道之衰微廢此五事為此仲尼作春秋也。故孔叢云：孔子讀詩至小雅廢卷而歎感詩脩春秋是也。云小弁之刺作者

小弁詩小雅周幽王廢太子宜曰故大子之傳作詩以刺之云桑扈之諷興者桑扈亦詩小雅刺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故作是詩以諷之云谷風之篇奏者谷風衛人刺其君無德故令國內之人得其新婚者並棄其舊室風俗衰壞故作是詩以刺之言奏者謂奏進此詩與上文作與不異但述作之體欲辟文耳云角弓之怨彰者角弓詩小雅以幽王不親九族故作詩以刺之言族人怨之彰顯故云角弓之怨彰云白駒之詩賦者白駒詩小雅宣王之末不能任賢致使賢人乘白駒而去也此引詩之次先云小弁後言白駒者以父子是人倫之端首六親之莫大故先言之其次則有君臣若君臣禮廢則上下無序故次桑扈夫婦者生民之本室家之原欲見從近及遠故夫婦先九族是以谷風在角弓之上白駒是賢人棄君又非親戚故最後言之或當隨便而言更無次第之例知者白駒是宣王之詩而言在幽王之詩下是無先後之次也 **天垂象見吉凶** **疏** 見賢聖作訓紀成敗欲

人君戒慎厥行

疏 行下增脩德政

天垂至德政。釋曰：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象則日月之曜成形成則山川之形見吉凶者即上七曜

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是也獨言天象者舊解云尊作法之本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以為川嶽崩竭亦是天使為之故總言垂象以包之云聖作訓紀成敗者謂若春秋書日食星隕山崩地震記災錄異善惡褒貶等皆所以示禍福成敗之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原存亡得失之本欲使人君戒慎其所行改脩德政以消災咎也 **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疏** 蓋誨至者漸。釋曰：言此者明聖人雖作法愚上不能角反 **履霜堅冰所由者漸** **疏** 用也言我教誨汝王諄諄然何故聽我言藐藐然而不入此詩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云履霜堅冰者易坤卦初六爻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至其道至堅冰也引之者取積漸之義也 **四夷交侵華戎同貫**

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

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

疏 亂反

朱干設而君權喪

疏 喪息淚反

下陵上替僭

逼理極

疏 替他計反

天下蕩蕩王道盡矣

疏

四夷至盡矣。釋曰：云四夷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總號也云交侵者謂交

相侵伐也云華戎同貫者謂諸夏與夷狄無異也舊解四夷交侵華戎同貫指謂當春秋之時今以為文勢在幽王之上則當亦兼據幽厲以來故節詩刺幽王云斬伐四國又曰國既卒斬及宣

王幽王並為夷狄所敗則此段序意論衰之積漸不直據春秋之時明矣云幽王見禍平王東遷者周本紀幽王既得褒姒廢申后而黜太子宜臼申侯與鄆人及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盡取周賁而還乃與諸侯就申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遷洛邑是也云兩觀已下者昭三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曰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然則諸侯不立兩觀周衰諸侯僭而置之是臣無有事君之禮也天子之舞始設朱干諸侯今亦用之是君之權喪失也云僭逼理極者謂僭上逼下之理至極也據君失權言之是逼下以臣陵君是僭上或以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為直據臣言之理亦通也云王道盡矣者言法度廢壞盡也

而歎曰又苦怪反又音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

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大師音泰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

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義反疏孔子至后也釋曰

舊解引楊雄劇秦篇曰當秦之世海水羣飛海水喻萬民羣飛言散亂又引孟子云當堯之世洪水橫流言不復故道喻百姓散亂似水之橫流今以為滄海是水之大者滄海橫流喻害萬物之大猶言在上殘虐之深也云就大師而正雅頌者大師樂官也詩者樂章也以大師掌詩樂故仲尼自衛反魯就而正之直言雅頌者舉雅頌則風詩理在可知又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知非為師摯理之故仲尼不正者師摯直閑關雖之音而已詩之顛倒仍是仲尼改正故此序云仲尼列黍離於國風杜預注左氏云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是也然則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大師不得列之於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歌實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

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拯拯救之拯頹徒回反

鼓芳風以扇遊塵疏於時至遊塵與惠公相接不託始於惠公者以平王之初仍賴晉鄭至於末年陵

替尤甚惠公非是微弱之初故不託始於惠公隱公與平王相接故因茲以託始也該者備也二儀謂天地言仲尼脩春秋濟羣物同於天地之化育云舉得失以彰黜陟者謂若儀父能結信於

魯書字以明其陟杞雖二王之後而後代微弱書子以明其黜云明成敗以著勸誡者成敗黜陟事亦相類謂若葵丘書日以表齊桓之功戎伐凡伯言戎以明衛侯之惡又定哀之時爲無賢伯不屈夷狄不申中國皆是書其成敗以著勸善懲惡云拯頹綱以繼三五者於時王侯失位上下無序綱紀頹壞故曰頹綱今仲尼脩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拯者救溺之名言欲拯此頹綱以繼三王五帝先言三王者欲見三王可以繼五帝從小至大之意或亦隨便而言云鼓芳風以扇遊塵者舊解以正樂爲芳風淫樂爲遊塵樂可以降天神出地祇故云芳風淫樂鬼神不享君子不聽故曰遊塵或以爲善之顯著者爲芳風惡之煩碎者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古本爲遊塵理亦足通耳但舊解云范氏別錄如此故兩存之反袞冕上公之服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直遙反撻吐達反德之所助雖賤必申力反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匿女潛德獨運者無

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

疏

一字至典也。釋曰言仲尼之脩春秋文致褒貶若蒙仲尼一字之

褒得名傳竹帛則寵踰華袞之贈若定十四年石尚欲著名於春秋是也若被片言之貶則辱過市朝之撻若宣八年仲遂爲弑君不稱公子是也言華袞則上比王公稱市朝則下方士庶袞則王公之服而有文華或以對市朝言之華袞當爲二非也云德之所助雖賤必申者謂若吳是東夷可謂賤矣而襄二十九年因季札之賢而進稱爵是其申也云義之所抑雖貴必屈者謂若秦術是卿可謂貴矣而文十二年以其敵晉而略稱名是其屈也云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者舊解若公子翬假桓公之勢匿情於隱可謂非人臣也故隱四年十年皆貶之是不得逃其罪也云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者謂若公弟叔胗不食逆主之祿潛德昧身不求寵榮之名獨運其道宣十七年著名春秋是無所隱其名也或以爲匿非謂隱匿其非便於舊解

之道既弘麟感而來應

麟本又作麟吕辛反瑞獸也應應對之應

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

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

邪似

莫善於春秋

疏

先王至春秋。釋曰先王謂文武言仲尼脩春

秋貴仁重德崇道抑邪弘大先王之道麟感化而至杜預解左氏以爲獲麟而作春秋今范氏以作春秋然後麟至者以麟是神靈之物非聖不臻故論語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非有明王則五靈不至也當孔子之世周室陵遲天下喪亂豈有神靈之物無故而自來明爲仲尼脩

春秋麟應而至也然則仲尼並脩六藝何故不致諸瑞者先儒鄭衆賈逵之徒以爲仲尼脩春秋約之以周禮脩母致子故獨得麟也或可仲尼脩六藝不可五靈俱來偶然麟應餘不至也因事備者謂從隱至哀文武之道協嘉瑞來春秋之傳有二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

子即反否音鄙又方褒貶殊致疏春秋至殊致釋曰聖人作法本無二意故傳雖有三九反臧否猶善惡也而經旨一也云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者臧謂事有所善

公羊謂理有所惡以臧否既異故褒貶亦殊謂若隱元年左氏貴儀父結盟公羊善其趣聖僖元年公羊善齊桓存刑故稱師穀梁以爲不足乎揚故貶之隱二年夫人子氏薨左氏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穀梁以爲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疏蓋九至義乖釋曰漢書藝文志云隱妻是三傳異也

孔子既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凡爲九一曰儒家流凡五十二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心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也二曰道家流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本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

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三曰陰陽家流凡三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

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也四曰法家流凡十家二百一十七篇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

也五曰名家流凡七家三十六篇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六曰墨家流凡六家八十六篇蓋出於清廟之官

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

親疏七曰縱橫家流凡十二家百七篇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尚詐

諛而棄其信八曰雜家流凡二十家四百三篇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九曰農家流凡九家百一十四篇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農桑以

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也此九家之術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

說取合於諸侯云微言隱者仲尼沒而微言絕故云隱也云異端起而大義乖者謂同說儒家三傳名異俱述經旨而理味有殊也微言絕大義乖亦藝文志李文奇云隱微不顯之言也左

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鬻音育。拳音權。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

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糾居。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祭側。妾母稱夫

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

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

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闕本又作。窺去規反。以妾母為

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嫡丁歷反。本又作適亦同。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

者也。強其。左氏至者也。釋曰。鬻拳兵諫在莊十九年。文公納幣在文二年。衛輒拒父在

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當丁浪。反下同。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

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

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舍以。音捨。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

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難乃。凡傳至通哉。釋曰。三傳殊異。皆以通

以必中為理。其理既中。計無差二。而三傳殊說。故范氏言不得不擇善而從之。云三傳殊說者。若

隱二年。子氏之說。信八年。用致夫人之談。是也。擇善而從之。季姬之遇。鄒子注云。左氏近合人情

是也。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者。謂若子糾衛輒。范氏注別起異端。季子潛刃。注云。傳或失之。天子六師方伯一軍示以凝帶。南季之聘。傳言非正。范所不取是也。而漢興以

來。瓌望碩儒。瓌古。同反。各信所習。是非紛錯。錯七。洛反。準裁靡定。裁在代反。又音才下同。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父子異同。謂劉向好穀梁。劉歆善左氏之論。力困反。石渠其居反。閤名。漢宣帝時使諸儒講論同

異於石渠閣也分爭爭鬪之爭廢興由於好惡好呼報反盛衰繼之辯訥字書云訥或作訥乃

也包咸論語注云遲鈍也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疏而漢至息也釋曰

貌言之徒皆說左氏之美不論二傳之得也云父子異同之論者若劉向注意穀梁子歆專精左

氏是其異也賈景伯父子及陳元父子皆習左氏不學二傳是其同也或解異同揔據劉向父子

言之理亦通云石渠者漢之學名論事校文多在其內故張平子云天祿石渠校文之處分爭者

若劉歆欲專立左氏而移書大常諸儒不從反為排擯陳元上疏論二傳之短亦被誼鄒是也云

廢興由於好惡者若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與仲舒之義立宣帝善穀梁而千秋之道起劉向之

意存也云盛衰繼之辯訥者若武帝時公羊師董仲舒有才辯穀梁師江翁性訥公羊於是大興

穀梁遂爾寢廢其後魯人榮廣善穀梁與公羊師睦孟辯論大義睦孟數至窮屈穀梁於是又興

公羊還復寢息道有升降在乎其人不復論其得失故云可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反巫音無穀梁清而婉

其失也短阮婉於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平清而不短裁而不

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疏左氏至已矣釋曰左

籍屬辭比事有可依據楊子以為品藻范氏以為富豔豔者文辭可美之稱也云其失也巫者謂

多敘鬼神之事預言禍福之期申生之託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厲彭生之妖是也云清而

婉者辭清義通若論隱公之小惠虞公之中知是也云其失也短者謂元年大義而無傳益師不

日之惡畧而不言是也云辯而裁者辯謂說事分明裁謂善能裁斷若斷元年五始益師三辭美

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同號是也舊解以為裁謂才辯恐非也云其失也俗者若單伯之淫叔姬

鄒子之請魯女論叔術之妻嫂是非說季子之兄弟飲食是也云沒身而已矣者三傳雖說春秋

各有長短明非積年所能精究故要以沒身為限也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反又作蕃頓駕于

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預注左氏傳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

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近附

近之近

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

文遇違反斯害也已

疏

升平至也已。釋曰此范氏言已往述之意也升平者晉之年

同門後生故吏謂昔日君臣江徐之屬是也兄弟子姪即邵凱雍泰之等是也六籍者謂易詩書禮樂與春秋也服杜者即服虔杜預也何嚴者即何休嚴彭祖也近十家者魏晉已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演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故曰近十家也范不云注二傳得失直言注穀梁膚淺末學者舊解以為服杜何嚴皆深於義理不可復加故不論之以注穀梁者皆不經師匠故偏論之或當方便注穀梁故言其短也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吳

天不弔大山其頽

吳天胡老反詩云欲報之德昊天亡極本又作旻亡巾反

匍匐墓次死亡無日

匍音蒲又音扶匍蒲北反又

音服日月逾邁

音逾

跂及視息

又丘敗反

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

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

墜直類反

從弟彫落

從才用反

二子泯沒

忘忍反又作泯

天實喪予

喪息浪反

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

穀梁傳集解

疏

於是至集解。釋曰商畧名例者即范氏別為畧例百餘條是也言旻天者以父卒故以殺方言之旻天不弔哀十六年左氏文也云大山其頽者禮記

檀弓文也集解者撰集諸子之言以為解故曰集解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illegible]

春秋穀梁傳注疏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序

閩監毛本無監本附音序五字案何煌校本跋云此卷先命奴子羅中郎用南監本逐字比校訛今驗此標題及下銜名二行何校

與十行本合何所稱南監本當即此十行本也

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

此銜名二行閩監毛本作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勳疏

春秋穀梁傳序

閩監毛本上空二字石經此六字八分書稍大上不空字十行本與石經合釋文無傳字

亦既經傳其文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其作

共是也案凡何所校不能別為何本者則但稱何校本以後並同

唯祭與號

閩監本同毛本號誤號

穀梁子名淑字元始

宋王應麟云穀梁子或以為名

赤或以為名倣顏師古又以為名壹。按作倣是也齊召南云爾雅倣訓始故字元始

故曰穀梁傳孫卿

閩監本同毛本疊傳字

父名注

閩本同監毛本注改

汪下父注同。按晉書本傳作注

昔周道衰陵

自此以下十行本行行頂格與石經合閩監毛本並上空一字

弑逆篡盜者國有

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弑逆申志反又作殺音同又昭公十

三年弑其下云凡弑字從式殺字從殳君父曰弑取積漸之名自外則皆曰殺此可以意求也傳本多作殺字故時復音之後放此案古篡弑字即用殺字同而讀異耳

七耀為之盈縮

石經同閩監毛本耀作曜釋文七耀本又作曜

眇則侯王其恭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恭作茶二川按茶是也古多段茶為舒

震

閩監本同毛本二改三是

善惡褒貶等皆所以示禍福成敗之原

十行本善惡二字擠皆下空一格閩監毛本排勻不空

愚上不能用也

閩監毛本上作者是也